

者攝初禪者乃至第四禪者攝第四禪者又
他心智是有漏无漏有漏者攝
漏者无漏
者攝无漏者又他心智是法智分比智分法
智分攝法智分者比智分攝比智分者在過
去未來現在如先所說云何攝法智少分邪
法智是四智攝法智是名少分又
道智是揔相別相攝別相者不攝揔相者道

書法叢刊

第二十三輯

文物編輯委員會編
文物出版社出版

我國書法藝術源遠流長，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書法叢刊》是爲了滿足書法界和廣大書法愛好者研究和欣賞的需要而編印的。

《書法叢刊》發表古代書法作品。主要從國內各文博單位的藏品中精選，同時適當發表有關的專題研究和分析介紹文章。各件藏品皆附簡要的說明。對較難辨識的篆書、草書及行草書，盡可能附以釋文。《書法叢刊》所發表的作品，一般都經過鑒定。但是一些流傳有緒、藝術水平較高而真贋尚有爭議的作品，我們也尊重收藏單位（或個人）的意見予以刊載，以期推動討論。

《書法叢刊》自一九八八年起定期出版，每季度末出版一輯。每輯內容力求以一個收藏單位或時代、個人、流派爲中心。本輯所發表的是遼寧省博物館的部分藏品。

本刊已出版二十三輯，深受廣大讀者的關注，不斷得到熱情的鼓勵和誠懇的批評、建議，我們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希望讀者繼續支持我們的工作，以便在可能的條件下不斷改進。

目錄

- 試論王詵及其書法藝術
- 張即之《杜詩》卷及其他
- 李應禎《觀大石聯句》墨迹叢考
- 董其昌與《勤政勵學箴》軸
- 從《榕壇講業》冊談黃道周的書法
- 高其佩行書題畫詩屏
- 金農漆書《相鶴經》冊

圖版目錄

- 唐 龍朔二年楷書寫經卷(局部)
- 宋 王詵《孫過庭千字文》第五本跋
- 宋 王詵《歐陽詢千字文》跋
- 宋 張即之行楷書《杜詩》卷
- 宋 張即之行書《汪氏報本庵記》

- 楊仁愷
- 董彥明
- 徐英章
- 羅春政
- 趙洪山
- 朱明
- 包恩梨

22 16 12 9 1

書法叢刊

23

- 宋 張即之楷書《華嚴經》卷(局部)
明 李應禎《觀大石聯句》冊
明 董其昌楷書《勤政勵學箴》軸
明 黃道周行草書《榕壇講業》冊(局部)
清 高其佩行草書《題畫詩》十二屏
清 金農漆書《相鶴經》冊(局部)

84 77 63 59 31 25

唐 龍朔二年楷書 寫經卷

紙本，縱二五・八、橫七八〇・九厘米。

卷首有“阿毗曇毗婆沙智度論修智品第四 卷第五十五”標題。卷尾有“龍朔二年七月十五日右衛將軍鄂國公尉遲寶琳”、“經生沈弘寫”等款。此卷書法結體整齊，筆墨精到，字體清瘦修長，融合雄勁與清逸於一體，為唐人寫經中之精品。卷後有鄭孝胥長跋。

阿毗曇毗婆沙智度論修智品第四
八智法智比智他心智等智皆智集智滅智
道智云何法智乃至云何道智如此章及解
章義此中應廣說優波提舍問曰波尊者迦
旃延子何故依八智而作論答曰此中應廣
如使捷度大章中說
法智攝慧智乃至道智攝慧智問曰何故作
此論答曰為心併義者意故如毗婆闍婆提
說攝他性法不攝自性法為心如是說者意
而作此論攝如使捷度一行品中廣說
法智攝法智亦攝五智少分謂他心智皆集
滅道智德而言之法智攝法智然法智在六
地謂未至中間根本四禪未至禪中者攝未
至禪中者乃至第四禪中者攝第四禪中者
又法智是四智謂是苦智乃至道智皆智攝
若法智乃至道智攝道法智又法智在過去
未來現在過去者攝過去者未來現在者攝
未來現在者又過去法智有元量刹那彼刹
那即攝彼刹那未來現在說亦如是云何攝
他心智少分邪答曰他心智是有漏元漏攝

他心智少分邪答曰他心智是有漏无漏攝
无漏者不攝有漏者彼无漏復有二種謂法
智分比智分攝法智分不攝比智分是名少
分云何攝普智少分邪答曰普智是法智分
比智分攝法智分不攝比智分是名少分乃
至道智說亦如是比智攝比智亦攝五智少
分廣說如法智他心智攝他心智亦攝四智
少分謂法智比智等智道智總而言之他心
智攝他心智然他心智在根本四禪中初禪
者攝初禪者乃至第四禪者攝第四禪者又
他心智是有漏无漏有漏者攝有漏者无漏
者攝无漏者又他心智是法智分比智分法
智分攝法智分者比智分攝比智分者在過
去未來現在如先所說云何攝法智少分邪
法智是四智攝道智不攝餘智是名少分又
道智是總相別相攝別相者不攝總相者道
智有緣三世者有緣現在者有緣自身有緣
他身者有緣心心數法者有緣五陰者攝緣
現在他身心心數法者不攝緣過去未來自
身及五陰者是名少分比智亦如是隨相而
說云何攝等智少分邪答曰等智在十一地

唐 龍朔二年楷書寫經卷(局部)

從欲界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攝在根本四禪
地者不攝餘地者又等智緣總相別相攝別
相者不攝總相餘廣說如上云何攝道智少
分答曰道智在九地謂未至中間根本四禪
三无色定攝根本禪地不攝餘地者是名少
分又道智緣總相別相乃至廣說是名少分
等智攝等智亦攝一智少分謂他心智總而
言之等智攝等智然等智在十一地謂欲界
未至中間根本四禪四无色定欲界攝欲界
者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攝非想非非想處者
又欲界者有善穢汙不隱没无記善攝善者
穢汙攝穢汙者不隱没无記攝不隱没无記
者此三在過去未來現在過去未來現在即
攝過去未來現在者又過去有無量剎那彼
剎那即攝彼剎那者未來亦如是如欲界乃
至非想非非想地說亦如是云何攝他心智
少分答曰他心智是有漏无漏攝有漏者不
攝无漏者是名少分普智攝普智亦攝二智
少分謂法智比智總而言之普智攝普智然
普智在九地謂未至中間根本四禪三无色
定未至禪攝未至禪者乃至无所有處攝无

唐 龍朔二年楷書寫經卷(局部)

果繫法以棄彼法生色无色果故復次與法
智迴轉式是欲界四大造棄彼四大生色无
色果故復次法智於欲界所作已竟更不作
方便於色无色界更不起現在前猶如阿羅
漢更不起三界斷對治現在前彼亦如是問
曰若然者何故阿羅漢起苦集智現在前也

阿毗曇毗婆沙卷第五十五

龍朔二年七月十五日右衛將軍鄂國公尉

遲寶琳與僧道爽及郛縣有緣知識等
敬於雲際山寺潔淨寫一切

尊經以此勝日上資

皇帝皇后七代父母及一切法界蒼
生庶法鼓無溺於愛流慧炬揚
暉靡幽於永夜釋捨情塵之累咸昇正
覺之道

此經即於雲際上寺常住供養

經生沈和寫用紙十六張

造經僧道爽別本再校訖

何耶曇毗婆沙智捷度偈智品第四

卷第五

八智法智比智他心智等智若智集智滅智
道智云何法智乃至云何道智如此章及解
章義此中應廣說優波提舍問曰彼尊者迦
旃延子何故依八智而作論答曰此中應廣
如使捷度大章中說

法智攝幾智乃至道智攝幾智問曰何故作
此論答曰為四所義者意故如毗婆闍婆提
說攝他性法不攝自性法為四如是說者意
而作此論攝如使捷度一行品中廣說

法智攝法智亦攝五智少分謂他心智若集
滅道智總而言之法智攝法智然法智在六
地謂未至中間根本四禪未至禪中者攝未
至禪中者乃至第四禪中者攝第四禪中者
又法智是四智謂是若智乃至道智若智攝
若法智乃至道智攝道法智又法智在過去
未來現在過去者攝過去者未來現在者攝
未來現在者又過去法智有元量利耶彼利
耶即攝彼利耶未來現在說亦如是云何攝
他心智少分耶答曰他心智是有漏无漏攝

試論王詵及其書法藝術

楊仁愷

我國文獻記載王詵的事迹不可謂不豐富，因為他尚宋英宗趙曙蜀國長公主而為駙馬都尉，皇親國戚，名門望族，受到各方面重視。《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鑑長編》諸史籍中多處提到他，主要涉及公主逝世，以及王詵與所謂元祐黨人來往，從而前後數次左遷的來龍去脈。其中較為甚者，為詔責「王詵內則朋淫縱欲無行，外則狎邪罔上不忠，由是長公主憤愧成疾，終至彌篤」（見《宋會要輯稿》帝系八之五一）。因此，皇帝身邊的一些重臣也借機進讒，使王詵宦途受阻。王詵在功名上的坎坷對他的藝術生涯却大有裨益，使他有機會接觸下層，擴大視野，多少彌補了貴公子出身的局限。

官方史籍貶低王詵，乃奉命之作，有的近臣為了邀寵，火上加油，古今一揆，並不為怪。倒是帶著錄性質的《宣和畫譜》一書，雖然轉錄了神宗趙顥對王詵的譴責（引語見前），編者在評價王詵時卻褒多於貶。如「幼喜讀書，長能屬文，諸子百家，無不貫穿，視青紫可拾芥以取」，是言其專心治學，薄於仕進；「詵博雅該洽，以至奕棋圖畫，無不造妙」，是說他對文藝有廣泛愛好；「又精於書，真、行、草、隸，得鐘鼎篆籀用筆意」，則專指書法造詣而言。以上都是一般獎飾之詞，重點落在王氏的繪畫成就突出處，說到「寫烟江遠壑，柳溪漁浦，晴嵐絕澗，寬林幽谷，桃溪葦村，皆詞人墨卿難狀之景，而詵落筆思致遂將到古人超軼處」。以傳世的幾件繪畫作品對照驗證，《畫譜》措詞當屬公允之論。南宋人鄧椿所撰

《畫繼》，乃私人著述，與官方和半官方的口氣有很大出入，指出王詵「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畫，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黜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東坡（蘇軾）為之記」。「其所畫山水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為之，似古。……故東坡謂晉卿（王氏號）得破墨三昧」。以後一些圖籍，咸本以上幾種文獻，不見有新資料補充。根據記載，初步綜合分析，不難發現以下幾個問題，或有助於研究。

官史責備王詵「抑勒僱人。取舍之間，不畏公法，……藏匿婦人，教令寫文字投僱及虛作逃亡迹狀」，「詵不矜細行，至與妾姦（公）主旁，妾數抵戾。主薨後，乳母訴之，帝命窮治，杖八妾以配兵」（分別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魏國大長公主傳》）。這與鄧椿《畫繼》所記出入不小。鄧氏活動在南宋，記事未必真切，但他是從蘇軾為王氏所撰《寶繪堂記》轉錄而來。蘇軾畢竟是與王氏同時，而且過從較密，並因此先後同遭外放之災的謫臣，他的記述應當說是沒有問題的。我並不是簡單地為王詵的歷史翻案，為了弄清史實，了解其人之真實面目，似有必要花點工夫。

再就是兩宋以來文獻，對王詵的繪畫品題不絕於書，但對他的書法藝術却很少涉及。就是在蘇軾的許多詩文中，亦只字不提。《東坡集》卷十七載蘇氏次韵晉卿和《烟江疊嶂圖詩》十四韵序言有云：「因復次韵，

不獨紀其詩畫之美，亦爲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可知二人有患難之交的情誼。只說「紀其詩畫之美」，未及書法，或以爲主題對王氏所製《烟江疊嶂圖》及其和詩而言。可是詩中却有「鄭虔三絕君有二，筆勢挽回三百年」句，明明肯定的是詩與畫。上海博物館皮藏王氏真迹圖後有蘇氏親筆詩篇，王氏和章相接，蘇再就前韵和之，王又步原韵書於蘇氏墨迹之後，如此詩、書、畫相結合之佳作，彌足珍貴。而蘇氏竟不提王氏書法之成就，應非出自一時疏忽。倒是與蘇氏齊名，也是王氏友人的黃庭堅，在所著《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有跋王晉卿書一則，錄於下：

「余嘗得蕃錦一幅，團窠中作四異物，或無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以爲書囊，人未能識者。今觀晉卿行書，頗似蕃錦，其奇怪非世所學。自成一家。」

照黃氏的印象，王氏行書真有點異樣，惜乎流傳下來的這類行書墨迹尚未發現，也許爲其早年自創書體。黃氏又在《山谷別集》卷八有一段《跋王晉卿墨迹》文字，說法與上面迥然相左：

「……近見（王詵）書《戒壇院佛閣》碑文，文句與筆畫皆頓進，所謂後生可畏者乎？」

黃氏以長者口氣作此評論，道出一個客觀實情：王氏早年的書法既無傳統，又或以畫入書，實不足爲法；後來改弦更張，面目一新，令黃氏印像改換，遂即予以鼓勵。

此外，如前面所引，《宣和畫譜》王氏傳記提到了書法，所謂「又精於書，真行草隸，得鐘鼎篆籀用筆意」。這或是其早年所作如蕃錦圖像文字之所由來。《畫譜》編者措詞含混，遠不如對繪畫評述之具體，蓋有其原由在。問題在於《畫譜》中記載宣和內府收藏王氏繪畫作品達三十五件之多，而同樣性質的《宣和書譜》竟未有一件入選，則《畫譜》所謂「又精於書」不過屬於隨意之詞而已。如果說《書譜》未收入蘇、黃兩家之作，王與蘇、黃有政治上牽連，因亦不予收錄，於理似有可通。然而《畫譜》既然爲王氏大加渲染，認爲其書法既精，自應入選。而事實並非如此，看來當時王氏書爲畫名所掩，再加上前後有個演變過程，一時難於引起人們的

留意。總之，歷來對王氏書法並沒有對繪畫那樣一致推崇，則是歷史事實。就今天所能見到的王氏書法墨迹真品，試作一番比較，探索其藝術造詣，可以補昔日文獻之不足。對王氏書法盡可能適當地予以評價，正是本文主旨之所在。

王氏書法作品傳世真迹，我所親睹者有以下數件：

（一）歐陽詢行書《千字文》卷拖尾題跋（遼寧省博物館藏，見本輯圖版）。

（二）孫過庭草書《千字文》卷跋尾（遼寧省博物館藏，見本輯圖版）。

（三）《穎昌湖上詩·蝶戀花詞》卷（故宮博物院藏，圖一、二）。

（四）王齊翰《勘書圖》卷跋尾（南京大學博物館藏）。

（五）《烟江疊嶂圖》卷拖尾前後兩段和蘇軾詩十四韵（上海博物館藏，圖三）。

以上五件均爲行書，結體使轉，風貌一致。其中《穎昌湖上詩·蝶戀花詞》無作者名款，致流傳中元人趙肅及明王洪、陳繼儒判定爲黃庭堅所作（見《式古堂書畫匯考》）。在流傳中亦有不同意出自黃氏手筆，致拆去元明跋尾，加入蔡襄、蘇軾、黃庭堅三人贋題，不僅畫蛇添足，且致原迹幾遭破壞。清康熙時鑒藏家曹溶據《草堂詩餘》與韓維《南陽集》認定此本爲王氏之作，訂正元明諸家所謂黃庭堅作說法之誤。可能曹氏當時尚未見到王氏具款識題跋的另外幾種真迹，只能核對文獻。如有另幾種墨迹真品比較，則更具有說服力。

前人對王氏書法的看法，略可歸納如下：第一，不爲同時鑒賞家所重；第二，認爲「得鐘鼎篆籀用筆意」；第三，「行書頗似蕃錦，其奇怪非世所學，自成一家」；第四，《戒壇院佛閣》碑，「文句與筆畫皆頓進」；第五，《致到帖》書法飄逸，蒼秀殊甚，有驚於人（清吳其貞《書畫記》）。前人的評論是否允當？值得今天從新予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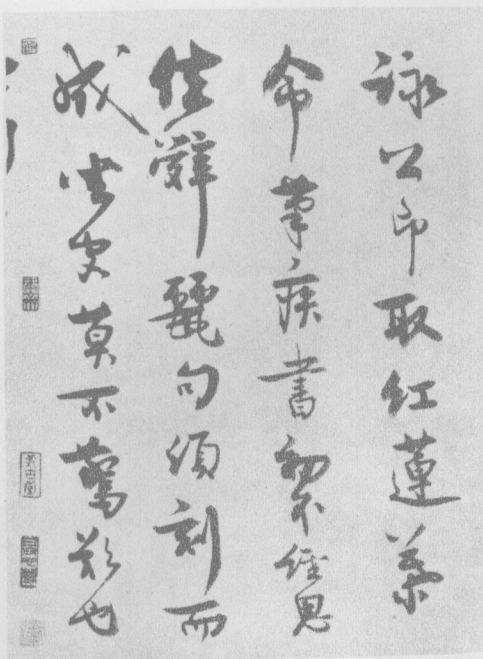
我初步認識，貴公子王詵於書畫閱歷頗深，對繪畫有獨得之妙，初於書法並不留意，用畫筆作字，即所謂篆籀法。黃氏的所謂「自成一家」，存諷刺之意（曹氏亦有此說法）。但到後來，觀所書《戒壇院佛閣》碑，始承認王字「頓進」，即轉向傳統，拋棄怪形。應該說此時是王氏書法走入

正軌的轉折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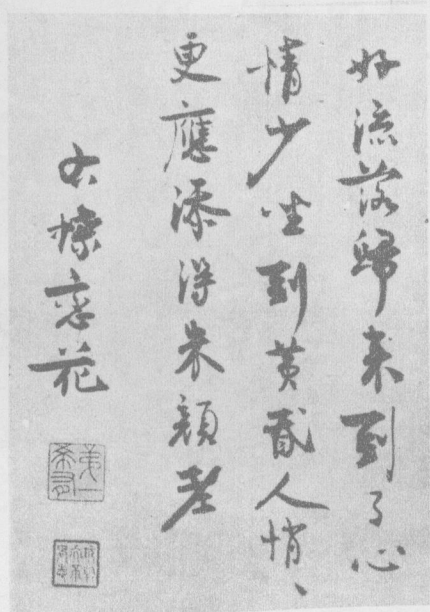
清曹溶有云：「晉卿繪事為時所重，不以書名。山谷曾以蕃人錦囊見誚。然其去國羈栖，自云能飲，托意信陵，推服蜀公，大能忠君愛國，蓋親受眉山陶鑄，一洗膏粱夙習，超詣乃爾。即使未諳八法，當以人重。況豪落之氣，躍躍行墨間者乎。」曹氏此段評語較為客觀，指出王氏書法轉變的前因後果，最後「一洗膏粱夙習，超詣乃爾」，並進一步肯定其「豪落之氣，躍躍行墨間」，基本上是肯定的。至于揭示出王氏欽佩蘇軾，「親受眉山陶鑄」，鑿鑿有據，並非虛語。從存世幾件墨迹的字裏行間及其用筆結體，能看出有蘇氏的影響，尤其是橫、豎、撇筆諸法，接近《祭黃海道文》等作。至於與爽利豪邁的《寒食詩帖》相較，則顯示出王氏書法的氣質和素養稍遜蘇氏一籌。若將王書與同時人蘇洵、薛紹彭、蘇過等人的作品放在一起加以比較，彼此之間只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時代總風

格却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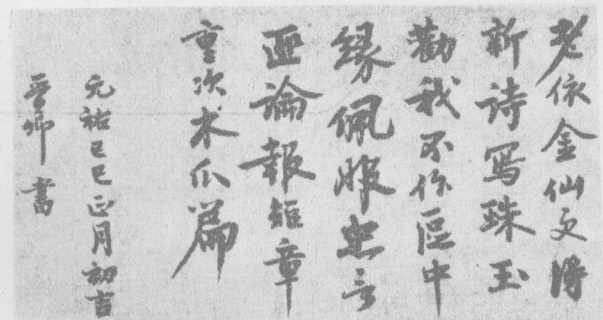
王氏幾件墨迹中，行楷書《孫過庭草書千字文》跋尾，沉着處更近蘇氏，而行書兩和蘇氏《烟江疊嶂圖詩》同書在一幅絹素上，彼此之間的差異如此微弱。據此，益信曹溶之論確屬不移。惜乎曹氏未得親見此劇迹。退一步言，王氏書法即使不能與其繪畫等量齊觀，作為北宋後期傳中唐李思訓、宋初李成絕技，具有深遠影響的大畫家的書法真迹，其歷史價值亦未可忽視。唐王維「詩、書、畫三絕」已成絕響。文同、蘇軾、米芾諸家尚能偶爾一見，而米只見詩、書，畫幅早佚，自不得以視山代畫，文氏書畫已如晨星，蘇軾書多畫少，均不如王氏傳世書畫既富且精。就此意義而言，今日似應修正前人之觀點，從我國繪畫、書法史角度衡量王氏詩、書、畫真迹，尤其是重新評價他的書法藝術，予以應有的歷史地位。



圖一 王詠《穎昌湖上詩·蝶戀花詞》



圖二 王詠《穎昌湖上詩·蝶戀花詞》



圖三 《烟江疊嶂圖》卷王詠詩跋

右衛曹魯恭軍孫過庭
字度禮唐垂拱時人草字
專學二王余初得郭仲微
所藏千文一軸筆勢遒勁
雖覺不甚飄縱然比之永
師示你則過庭已為奔放
矣而實泉謂過庭之書
各紙一類一字万同余固已
深疑此語既而後確此書
研窮之久視其興合之作
當不減王家父子至其縱
任優逸之處仍先於疎此
又非泉之所能及也賴魯
公与夫人書今在王魯皆
蘇子由吉祥閣所見因後
紀之保寧賜弟王洸字卿

右衛曹曹參軍孫過庭
字度禮唐垂拱時人草字
專學二王余初得郭仲微
所藏千文一軸筆勢遒勁
雖覺不甚飄縱然比之永
師所作則過庭已為奇放
矣而實泉謂過庭之書
子紙一類一字方同余固已
深疑此語既而度禮此書

子紙一類一字万同余固已
 深疑此語既而後復權此書
 研窮之久視其興合之作
 當不減王家父子至其能
 任優悠之處仍生於疎此
 又亦泉之所餘者也顏魯
 公与夫人書今六世五世皆
 蘇子由吉祥閣所見因復
 紀之係寧賜第五洗吾卿

宋 王詵《歐陽詢千字文》跋
 古技之云誠味也
 如法米福金等
 措其奇小未溪
 遂曰書國三碑
 平降之乃永碑
 宋碑之非無過評
 乃書其法不錄
 傳一過六白
 主人或或之或自
 乃由或一德在
 敬德必物在也
 一乃或也
 宋